

洪武初來入武當

——讀《敕建大嶽太和山志》劄記一則

李永生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生

2017年8月17日，筆者隨“第七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參觀了武當山。期間，在武當山下一家書店買到了《武當山歷代志書集注》一書。基於田野考察產生的興趣，閱讀了其中的《敕建大嶽太和山志》。以下是閱讀此書後的一些感想。

關於武當山，學界已有較多研究，但主要是從外部視角來觀察的，比如關注武當山的提督內臣制度、駐軍制度、香稅徵收、宦官與地方社會等。既有的研究，基本上都集中在永樂年間以後，那麼此前的武當山是如何的呢？道士作為一個流動的社會群體，他們是如何來到武當山的呢？諸如此類的問題，如果從內部視角，對武當山的道士群體作一個宗教社會史的考察，或許可以看到不一樣的歷史面貌。

一、張三豐的預言

《敕建大嶽太和山志》（以下簡稱《太和山志》）由明代武當山道士任自垣編修。其中，卷六《集仙記第五篇》、卷七《采真遊第六篇》，記載了武當山的仙人和高道的傳記。元明兩代的道士在其中佔據了大量篇幅，明代的記載顯然是本書的重點。雖然武當山的巨變，發生在永樂年間，但在洪武初年卻有很多道士向武當山彙集，這是一個很值得注意的現象。《太和山志》卷六、卷七有如下記載：

張全一，字玄玄，號三豐。……洪武初來入武當，拜玄帝於天柱峰。

李孤雲，河南人。……自幼志慕清虛，明全真理。洪武初，來武當五龍宮住，與鄉人李幽岩結方外友。

丘玄清，西安之富平人。自幼從黃冠師黃德禎出家，讀書造理。洪武初年，來游武當，見張三豐真仙，舉為五龍宮住持。

彭祖年，西蜀人。少業儒，明道學，詞翰俱美。……從汪真人入大都，侍弟子禮。方歸終南山太平宮，以道法濟人。……洪武初，仍來武當。

周自然，金台人。自幼入全真教。及長，游于四方，一以道化俗，次以藥濟人。洪武初，來住武當五龍行宮，居民見其道明藥效，無不敬慕之。

燕善名，號景山。洛陽宦家大族。……從丘公玄清入武當，勤事香火，朝夕弗替。……永樂十八年無疾而化。¹

除了以上諸人，可以確定洪武初年來到武當山的，還有劉古泉、楊善澄，他們被張三豐分別安排去了紫霄宮。他們都是全真派的道士。在元代，武當山全真派和正一派的道士都有。有學者認為，明初武當山出現了全真道士獨大的格局。² 為什麼他們都在洪武初年來到這裡？為什麼會選擇武當山呢？

《太白山志》卷六《張全一傳》記載了張三豐的一則預言：

（張三豐）洪武初來入武當，拜玄帝於天柱峰。遍歷諸山，搜奇覽勝。常與耆舊語雲：“吾山異日與今日大有不同矣。我且將五龍、南岩、紫霄去荆榛，拾瓦礫，但粗創焉。”命丘玄清住五龍，盧秋雲住南岩，劉古泉、楊善澄住紫霄。又尋展旗峰北陞，蔔地結廬，奉高真香火，曰“遇真宮”。黃土城曰“會仙館”。語及弟子周真德：“爾可善守香火，成立自有時來，非在子也。至囑至囑。”³

張三豐來到武當山后，對當地耆舊預言，武當山將來會與現在“大有不同”。所以，當務之急應該開闢荆榛，粗創其地。於是他派丘玄清去五龍宮，盧秋雲去南岩，劉古泉、楊善澄去紫霄宮，自己創建了遇真宮、會仙館。張三豐所預言的未來，顯然是武當山“耆舊”並不知道的。同時，他還特意囑咐自己的弟子周真德耐心等待，武當山自有興旺的時候，但不是在你這一代。傳記是在誇耀張三豐的神異能力，從敘述中其實我們可以感受到，弟子周真德等人的等待是頗為焦急的。也就是說，張三豐預言的機遇，遲遲沒有到來，所以他要特意囑咐弟子“善守香火”。

為什麼張三豐在洪武初年就知道武當山會有巨大的發展呢？

¹ 任自垣：《敕建大岳太和山志》，收入《武當山历代志书集注》（一），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第257—266页。这本书标点和注解方面均有一些问题，所以并不是最好的版本，但由于是研习营考察时购买，所以暂时使用了这个版本。

² 王闯：《元代及明初武当山五龙宫全真道的传承》，《宗教学研究》2017年第2期，第55—56页。

³ 《武當山历代志书集注》（一），第257页。

二、全真道士的遊歷

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洪武初年的全真道士很喜歡遊歷，而且主要是到南方名山。張三豐祖籍遼東，曾在陝西、河南、甘肅、湖北、四川、雲南、貴州、南京等地遊歷修行。⁴ 其他的全真道士，可能並沒有和他一起遊歷，只是最後很多人來到了武當山。《太和山志》卷七《盧秋雲傳》曰：

盧秋雲，光化人。從終南山大重陽萬壽宮高士游，悟全真之理，後曆江右諸名山，入龍虎山謁天師于上清宮，佩領教符，複歸武當山五龍宮，住持有年矣。⁵

盧秋雲在去武當山之前，遊歷了江右諸名山，重要的是去了江西龍虎山上清宮拜謁天師，領受了教符。此外，周自然，“及長，游于四方”，然後在洪武初來到武當山。丘玄清，洪武初“來游武當”，見到張三豐真仙，被推舉為五龍宮住持。李德淵，陝西寶雞金台觀人，自幼在終南山重陽萬壽宮出家，“壯年游武當”，拜紫霄宮高士曾仁智為師。“游武當”，說明他們原本並未打算在武當山長住，但是他們在這裡都得到了機遇，所有留了下來。

盧秋雲的例子，很值得分析。他去了龍虎山拜謁天師，而且還領了教符，但最後選擇了返回故鄉。⁶ 盧秋雲回武當後，先做了五龍宮住持，然後被張三豐安排去南岩，從此杜門不出，以道自任，永樂八年去世。這是一個高士的形象，但背後似乎還有一些隱藏的真相。

盧秋雲為什麼要遊歷江右諸名山呢？一些同時代道士的經歷，也許能為我們提供一些線索。《太和山志》卷七《孫碧雲傳》曰：

孫碧雲，關西人。幼年穎悟，願欲學仙。遂入西嶽華山，尋鍬刀之蹤，追希夷之跡……繼後，道價日溢，玄風大振。洪武年間，太祖皇帝征至京師。上見其仙風道骨，真玉清客也，故譽之。賜衲衣齋供，館於朝天宮園堵。明年，賜還華山。⁷

孫碧雲在華山修道多年，因為名望大振，所以被徵召到南京，受到了朱元璋

⁴ 吕旭涛、梁宇坤：《张三丰史迹考》，《学术交流》2014年第5期，第184—188页。刘守华：《论张三丰传说》，《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5期，第109—114页。

⁵ 《武当山历代志书集注》（一），第265页。

⁶ 卢秋云是光化人。光化县，在今湖北省老河口市，邻近武当山。

⁷ 《武当山历代志书集注》（一），第267页。

的禮遇。如何才能被皇帝徵召呢？同書卷七《劭慶芳傳》曰：

劭慶芳，番陽人。幼從龍虎山上清宮學道。洪武二十四年，以道行薦於朝，奉命差往廣東清理道教。⁸

可見，普通的道士只有得到舉薦，才會被皇帝徵召。洪武初年，道士得到徵召的“龍門捷徑”在龍虎山，這點將在下文講到。洪武年間武當山的影響力，遠不能和龍虎山比。所以，盧秋雲先去龍虎山拜見天師，但似乎並沒有得到天師的提攜，於是失望地回到了故鄉，然後在武當山南岩過起了隱居的生活。

在武當山修道，也並非沒有被國家任用的機會。洪武十四年，丘玄清被舉薦到朝廷。⁹ 洪武二十四年，“太祖皇帝遣三山高道使于四方，清理道教，有張玄玄可請來。”¹⁰ 但實際上，這些都是張三豐等人來武當山很多年以後的事。洪武初年，武當山並沒有在朝廷有影響力的道士，所以全真道士遊歷的目的地其實是龍虎山等江右名山和都城南京，但他們既沒有受到正一派的提攜，也沒有得到國家重用，所以來到了武當山。這種遊歷，不能僅僅理解為“求道”，大概更重要的目的是為了尋求政治機會。¹¹

三、洪武初年的龍虎山

張三豐為什麼會在洪武初年預言武當山會有巨大發展呢？這與明初的道教環境有密切關係。明初正一派深受國家重用，尤其是龍虎山道士。

《龍虎山志》卷六《世家》曰：

四十二代（張）正常，字仲紀，號沖虛子。……辛醜，明太祖取江西，遣使者上述臣順之意。乙巳，朝京師，太祖一見大悅曰：“瞳樞電轉，法貌昂然，真漢天師苗裔也。”下詔褒美之。丙午，複入覲。……洪武元年，入賀，錫宴便殿，授正一教主，嗣漢天師大真人，領道教事，給銀印，視正二品，設寮佐，曰贊教，曰掌書。太祖曰：“卿乃祖天師有功于國，所以家世與孔子並傳，以迄於今。卿宜體之，以清靜無為輔予至治，則

⁸ 《武当山历代志书集注》（一），第 268 頁。

⁹ 雷礼：《国朝列卿纪》卷一三一日：“洪武十四年，有司荐其有治才，钦除试御史。十六年，超升太常寺卿。”

¹⁰ 《武当山历代志书集注》（一），第 257 页。

¹¹ 李素希一生最得意与执着的事，都是“令教门大兴”。永乐十五年，孙碧云去世前对门人说：“教门已兴，吾将往矣。”（《武当山历代志书集注》（一），第 263、267 页）可见，令教门大兴，才是道士们游历的目的，这其实是宗教圈内的一种政治追求。

予嘉賜白金十五鎰，新其第，更天師號，給大真人印。”二年入朝……庚戌，錄功，賜父母時，母胡元君年八十，朝野以為榮。是年秋，複召問鬼神情狀，給掌天下道教銀印。¹²

龍虎山張正常在朱元璋奪取江西時，就表達臣服之意。洪武元年，朱元璋任命張正常為正一教主、天師大真人。洪武二年，還給了他“掌天下道教銀印”。洪武初，龍虎山多位道士受到皇帝重用。《續修龍虎山志》上卷三《人物》：

蔣雷谷，字同壽，貴溪人。……國朝洪武初，四十二代天師入覲，授神樂觀知觀。尋升五音都提點。

張友霖，字修文，明遠道士。洪武初，赴召授教門高士，尋升提點，掌大上清宮諸宮觀事。

吳葆和，明遠道士。洪武初，授道錄司左至靈兼朝天宮住持。

傅同虛，從道崇玄，以道法著名。洪武初，欽授格神郎，五音都提點，左正一仙官，主領神樂觀事，掌天地壇事，卒於京。

曹大鏞，字希鳴，仙隱道士，夙以道顯。洪武間，赴召賜號光岳先生，敕授道錄司左演法。¹³

以上諸人，僅有曹大鏞可能不是洪武初年徵召的。他們受到重用，與天師張正常的推薦有關。¹⁴ 國家重用道士，而龍虎山張天師掌管天下道教，所以全真道士會遊歷江右名山。張三豐本人去過南京，盧秋雲去龍虎山拜謁過張天師。正一派受到國家重用，不僅全真道士很清楚，而且大概對他們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震動。

此外，朱元璋平定天下後，在南京為真武神建廟祠祀。¹⁵ 武當山就是真武神顯聖的地方，張三豐去武當山首先就“拜玄帝於天柱峰”。所以，預言武當山將來會“大有不同”，其實是張三豐、盧秋雲等人遊歷東南後得出的結論。

¹² 《龍虎山志》，《中華山水志叢刊·山志》第23冊，北京：綫裝書局，2004年，第99頁。

¹³ （元）元明善撰，（明）張國祥、張顯庸續撰：《續修龍虎山志》上卷三《人物》，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第46—48頁。

¹⁴ 永樂十一年，武當山宮觀建成後，朱棣就下詔命第四十四代天師張宇清推薦道士做武當山諸宮觀的住持。然後，他推薦的人選基本上都來自正一派，尤以龍虎山的道士居多。（《歷代武當山志書集注》（一），第102、268、269頁）

¹⁵ 《明史》卷五〇《禮四》：“北極佑聖真君者，乃玄武七宿，後人以為真君……國朝御制碑謂，太祖平定天下，陰佑為多，嘗建廟南京崇祀。”（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308頁。）

結 論

學界對於明代武當山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永樂朝以後，尤其關注朱棣大建宮觀對當地社會帶來的巨大影響。然而，通過梳理文獻，我們發現洪武初年有很多道士來到武當山。如果將他們的行為，放入更大的社會背景中來觀察，也許會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全真道士遊歷江右名山，會不會是一個更為普遍的新現象呢？還是說，遊歷四方，只是當時道士修行的常見模式？這還需要更多研究來檢驗。

另外，明王朝的建立，尤其是定都南京，對當時的宗教社會究竟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政治中心，往往也會對宗教人群產生極大的向心力。都城從北京轉移到南京，對宗教世界也會造成一些影響吧。這個問題本文沒有討論。更為有趣的是，明代皇帝很重視道教，所以明王朝的建立，似乎激活了整個道教世界。所以我們看到很多道士遊歷南方，皇帝也派道士到四方清整道教，巡遊名山。張三豐對武當山的預言，就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產生的。站在道士的立場來觀察宗教社會，或許更容易理解他們的行為。